



古史三册 元刻本 第三
卷十八 世家第十一
卷十九 世家第十二
卷二十 世家第十三
卷二十一 世家第十四
卷二十二 世家第十五
卷二十三 世家第十六



古史十八

周厲王少子宣王庶弟也宣王二十三年初封於

魯周司徒幽王以褒姒故王室多邪諸侯叛之相

於史伯吾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

可偏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

燕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

晉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則

頃不可入也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

何恃險皆有驕侈貪冒之心君若以

馮下也不許周亂矣必將背君若以成

克矣既克二邑鄔也樊補丹依暉歷華君之

附主未騷而食漆洧修典刑以守之

則虢也鄭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遂

於麗山之下桓公死

世豈有孫與祖同名者

復為周司徒國人宜之詩人為

生及段姜氏惡寤生而愛段

寤生立是為莊公姜氏請封段

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

公子呂復請除之公不聽二十二年段與

使呂伐之段出奔共遷姜氏于城潁而

身泉且杜見也既而悔之潁封人考叔聞之言於公

月地及泉隧而相見可也公從之乃復姜氏如初鄭自

卿士平王始貳於虢周鄭相惡王子狐為質於鄭

質於周二十四年平王崩周人將以政畀虢公四月使

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二十七年公朝于周相王

年以太山之祊易魯許田釋太山而祀周公虢公

卿士公以齊人朝王二十年王命公為左卿士宋

討之三十二年公及齊魯入許許男奔衛使

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居許西偏曰我

與許爭相王復取我鄔劉蕪為邠之田而與我蘇

氏叛周王不能有也周自是遂失鄭是時楚方北

三年公會蔡侯于鄧以謀楚三十七年王奪公政

蔡衛以人來伐公禦之王卒敗祝聃射王中肩膊

下夜使祭仲勞王三十八年北戎伐齊太子忽帥

諸侯之大夫使魯為之班魯以周

以齊師衛師攻魯四十三年莊公卒祭

為太也齊侯將妻之以齊大非偶故

侯又上胡妻之固辭祭仲曰君多內寵子

能子二人曰子突子亶子儀突母

公宋莊公宋人誘祭仲執而與之

公宋莊公宋人誘祭仲執而與之

公宋莊公宋人誘祭仲執而與之

魯公宋以立公故責

我及魯師敗之三年宋復以諸
專使其婿雍糾殺之不克糾死夏公
入于許以厲公入居于櫟冬諸侯伐我將
以高汜綱為卿昭公惡之諫不聽公入二
子魯元年齊襄公師于首止將討昭
渠彌相齊人殺子魯而轅高渠彌祭
作二陽立之子儀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瑕請
之六月瑕弑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公之出十七
傅瑕以其貳於子儀又責原繁以其不納已也繁
九年公會諸侯于鄆齊桓公始伯既而宋齊邾伐
後宋二年春宋齊衛伐我冬公及諸侯盟于幽始
三年齊人以公之不朝也執我大夫詹五年周大夫奉
王不克出奔衛衛燕為之伐周六年公和王室

王歸處于櫟子頹享大夫樂及徧舞公謂虢公曰
秀于王之位禍莫大焉而歌舞不倦是樂禍也樂禍必敗乃
公及虢公納王殺子頹享王于闕西樂備原伯曰鄭
有咎王賜我武公之略自虎牢以西五月厲公卒子文
斗楚子元伐我入純門縣門不發楚言而出楚師疑焉
來楚師夜遁十三年狄入衛公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
北師潰而歸高克奔陳詩人為之賦清人十
不伐以我即齊故十七年齊桓公服楚於
之之間陳轅濤塗與我大夫申侯謀譎
申侯許而陰之齊侯說與之虎牢濤塗謂申
白申侯將以城叛十八年惠王將廢太子鄭而
首止以定鄭王疾齊使周公導鄭叛
監十九年諸侯伐我二十年齊復
解母華言於齊侯

五年

十年齊桓公卒公再朝于楚宋
歸晉公子重耳亡過我公不為禮叔詹諫不聽二十
主使伯服游孫完請公不聽而執二子王以狄伐我

馬言既而黜之狄攻王王來處于汜公與
多省視官具而後聽政四十年公及楚人

公及晉侯明于衡雍四十二年晉侯秦伯圍我責無禮

使燭之武夜見秦伯曰鄭知亡矣然亡鄭以陪晉
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君亦何所不利秦伯說

孫楊孫成鄭而逐晉師亦去初文公有子六人子華
死子士死於楚子前彌早卒子蘭奔晉惟子瑕在

子蘭之母曰燕姑賤妾也夢天使與已蘭曰余

社也以為是為而子故生子名之曰蘭蘭從晉侯圍鄭

姑耦其子孫必蕃於是召而立之以與晉平四十五

以乘韋先牛十二以君命犒師且使遽告公使皇武子辭

其有借乃去十年楚人間晉靈公之少也師于狼淵

公為左孟十八年晉侯會諸侯于扈以我
更謂趙盾曰居晉楚之間而從於

後趙穿公婿池來質我亦使太
不人弒昭公而齊懿公凌虐魯國晉

知而還二十年公及楚盟以晉為不足
會于棠林楚為賈來救囚晉

未敗之于大棘囚

魯盟夏楚人侵我冬
人獻龜於公公子宋與歸生將見
此必嘗異味公食大夫龜知宋之言
而出公欲殺之宋與歸生謀而弑公
曰公子堅是乃立墜長為襄公襄公
請與穆氏皆亡乃舍之皆為大夫冬
伐我晉荀林父來救二年楚復伐我成而
即于柳亦分國人皆喜去疾憂曰是國之災也五死
及楚人平諸侯之師伐我亦與之成冬楚子伐
諸侯死救逐楚師于潁北遂成鄭公子歸生卒討
復斲其棺而逐其族七年楚子伐我去疾曰晉楚不
德而共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辰巳自激事于晉八年春楚子圍我旬有七日國人大臨

吳楚師退我復修城楚師復進三月入鄭公肉袒
為我退三十里而平夏晉荀林父帥師來救群
於邲十年六月侯伐我公如楚謀晉十七年晉侯
公子嬰禦之敗諸立興十八年春襄公卒子悼公
書伐我楚公子側來救公與許男訟于側元年公
自敗於楚七年不勝公歸請成于晉八月及晉趙同盟于
平丘晉成六月悼公卒弟成公膂立楚公子嬰齊
於繞角楚師還成公元年春公如晉秋
以來救囚楚鄭公鍾儀三年春楚人
郵秋公如晉晉人執公而使欒
殺我公孫申謀曰我出師圍許為
歸君乃圍許四年晉使衛侵我
殺縞而立世子鳧頑晉人伐我
馬公歸而討立君

晉侵我喜侵楚取新石十年

楚子盟于武城夏喜伐宋宋將

於夫渠不做喜覆而敗之獲其

心陵楚鄭皆敗績晉人射楚子

以救晉夏太子覺頑侯孺為質於

我喜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十一

我楚再來救十四年夏成公卒子僖公憚立成公

美晉能慰肩子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目若背

四年秋諸侯會于戚以謀我及諸侯城虎牢我及晉

禮於諸大夫五年將會諸侯于鄒駢相又不禮焉駢

而以瘞疾赴于諸侯子喜生五年奉而立之是為簡

子謀討駢駢先之反殺群公子公子發侵蔡獲

言及會于邢丘公親獻捷于會冬楚公子貞伐我

發公孫輒欲從楚公子嘉公孫萬公孫舍之欲待

多族事滋無成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

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可也舍之曰小所以事大信也

曰至亡無日矣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鄉和睦

師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駢不

以諸侯來伐將圍我乃行成將盟晉人

於是聽有如此盟駢曰天禍鄭國使

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

一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庇

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

而盟復以諸侯伐我而去嘉欲擊

駢欲及楚平嘉與萬曹與大國

乃及楚平三年

又與楚侵魯魯仲孫蔑曰鄭
晉侯以諸侯伐我師于首止尉止
孔殺駢發輒三大夫嘉知而匿之
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
救宵涉潁與楚人盟諸侯之師侵我
楚之故皆曰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
晉使晉師致死於我楚不敢敵則可固與矣
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
駟來林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使疆場致
春宋向戌侵我大獲夏舍之侵宋諸侯圍我秋
楚子秦師不伐我逆而與之伐宋諸侯復來
良宵石爨如楚告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
曰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乃

公會諸侯于蕭魚晉人歸鄭內納丘侯禁偽
公會諸侯圍齊公孫蠆良宵公孫黑肱從嘉舍之公
去諸大夫將以晉而起楚師以圍之楚令尹午帥
知其謀完守入保嘉不敢應楚無功而還十二年
及楚師之難嘉以甲自守舍之夏率國人伐而殺
車子良皆奔楚立公孫僑為卿十七年秋諸侯
冬楚子以諸侯之師伐我以救齊當陳隧
八年夏舍之僑以車七百乘入陳命
求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賂我
相首承飲以獻僑入數俘而出
即司空致地乃還冬公如晉拜陳之
人有怨於我十九年秋許靈公如楚
鄭何以求諸侯冬楚子來伐僑

也良宵賦鷄之奔奔武曰是將為戮
漢楚人辭之而要公吉還以告舍之
諸侯以達其私願欲父得乎君
不十年未能恤諸侯也五乃休
名朝于楚公如楚楚康王卒二十二年
死良位鄭饑虎以父命餽國人粟戶一鐘是
民故羊氏世掌國政以為上卿良宵將使公孫
頑強使之黑將攻之大夫和之盟而止裨諶曰禍
年而後紓二十三年夏公及大夫盟良宵又將使
酒七月黑及其醉伐之醒而奔許公盟大夫於太
梁子自塞門之竇入馬帶率國人攻而殺
國備為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伍之孰殺子產吾共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
手在田疇子產死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二十四年
段如楚以適言告二十五年楚令尹圍娶于公孫
龍我使行人翬辭焉楚人知其有備請垂纆
與公孫楚爭室婦人欲從楚黑纆甲以見楚將
傷大夫畏黑為之放楚於吳六月公及大夫盟于
薰隧黑強與於盟書曰七子晉趙武死公

二十六年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之
其罪戮之二十七年秋罕虎如晉告
於江南二十八年僑作丘賦國人
曰叔向以書非之不聽士文伯見未
其定乎六月丙戌鄭災三十六年簡
諸侯于平丘僑爭承晉人許之

有僑曰宋衛陳鄭將同曰火若我
與六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三百
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亦

曰古之遺愛也史記韓公五年子
產卒後此二十六
能恤敢及王室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

而魯王十六年定公卒子獻公蠱立二年晉頃公
葬而人以其無貳詰之對曰晉之喪事敝邑之聞寡
矣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不足也靈王之喪我先

小段實往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日文盍從舊舊
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從其省則吉在北矣
曰小將速帥而滅許周僂翩率王子朝之徒
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二月晉人

使魯自來討及齊侯盟於鹹始叛晉十三年獻公卒
魯弱駟嶽殺鄧初而用其竹刑君子罪之元年游

魯公勝古

侯于安甫二年及魯平五年冬晉汜氏中行氏
我師助之晉人敗我于百泉六年宋平元之族自
達敗宋師于老丘八年齊人輸粟于范氏罕達
至起執伐我戰于鐵我師敗績十三年春宋師侵我

錫立八年鄭人弑公而立聲公之弟
錫立八年鄭人弑公而立聲公之弟

公已立元年韓伐我殺幽公鄭人
十五年韓來伐取雍丘城京十六

韓魏趙列為諸侯二十三年圍韓陽翟
之黨弑繻公而立幽公之弟乙是

取陽成二十一

為賢然其為人喜權而任數相武
欲早為之所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
非不忍於弟蓋忍之至也孔子深
謂之鄭志蓋謂此也周平王相
麥未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
中原射王中肩烏乎其伎心發於中
身莊公始畏楚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
為政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之鄭幾於亡及晉悼
弊楚師楚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人四方其
迨鄭謂子產政將及子子為政必慎以禮不然鄭國
之鄭以復安如子子可謂知務矣哉

鄭世家第十

十二

古史十九

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謂之

少康

或謂越祝融之後莘姓故史

說以越為

其先二十餘世不通於諸侯與吳為鄰世

元常吳三闔閭立五年始舉兵伐之春秋謂之於

之曰越得歲而吳伐之不及四十年吳將不免闔

閭之入吳吳亦敗於秦楚而歸允常卒子

手也越王句踐元年闔閭因其喪伐之

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

奸旗鼓不敢逃死遂自剄也師

闔閭傷指而卒其子夫差日夜勤

天未發往伐之大夫范蠡諫曰不可

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

吾已失之矣遂

走走王以甲楯五千

十故至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卑

與之市越王許諾乃使大夫種因太

曰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百種敢告

天王將許之伍員言於吳王曰天

報越王越王欲殺妻子燔鐘鼎竊戰

詔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越王乃

行獻詔詔受之乃見種於吳王種頓首言

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

器悉王千人觸戰必有當也詔因說吳王越已服

告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伍員進諫曰今不滅越

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

王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

王囚姜里齊小白奔甘晉重耳奔狄其卒王伯何處不

反乃苦身焦思置於坐臥即仰瞻飲食亦弗

會稽之耻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

下賢厚過宿安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

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

改屬六六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拓稽為質於吳五

蠡九年越王自會稽歸七年矣其士民皆欲用以報

新流亡今乃復勃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

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結楚

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

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

一年吳王伐齊十三年將復伐齊

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伍員懼諫

具而任詔以政越王召范蠡曰吳

以厚吳

會稽事 羊十五

子守越王復能范蠡
為二隊壽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
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
以自離而弗殺也屬徒五千王子

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王歸自黃池
地獲謳陽越王至王子地守丙

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十九年越復
或左氏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

平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二十一年越圍吳二十
於魯二十四年夏納邾隱公邾太子革來奔吳王夫

之山使公孫姓請成於越肉袒膝行而前曰孤臣
人心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得與君王成

舉王趾而誅孤臣怡命是聽竟者亦如會稽之赦

越王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

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
一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殃

遠君忘會稽之厄乎越王曰吾欲聽子不忍其
蠡進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

乃遂滅吳夫差自殺越王葬之史記越王葬
吳王而諱大

王使人賜越王胙命為伯越乃以

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

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

三而

於魯二十六年魯哀公來朝二

其祝史揮來請師以伐衛二十八年

是師以納衛侯取賂弗克納而還

春使后庸聘于魯且言邾田封

戰卒左傳史記皆不說句戰之卒然史記稱越王元年闔閭開

其卒之年矣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

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

丁王無疆立無疆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

威王時越方伐齊齊宣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

但圖越之所以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

楚要復其軍救其將則葉陽程危魏亦覆其軍殺

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不至於覆軍殺將汗馬之

已於得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於頓兵

城圍也乎願魏以石梁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

郊之境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

也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

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

頓刃於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

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

不見其曉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

手於晉者非其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

水也今楚眾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

國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

齊魯南陽分有大於此者乎且王之

關戰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楚之粟

無假

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由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上國陵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亡何手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所以自壯矣哉至王無疆無闔閭之知而有未差之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以興靈王大城味蔡不美經營中夏貪負而不止則身置東南之常勢於一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皆國越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桓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

小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譙安之失策而死于敗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有護吾有取焉

二

古文二十

秦共祖至中

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

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其二曰季勝其後為

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臯狼生衡父衡

父幸以周穆王得八駿馬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

天下將時必有車轍馬迹

史記言造父取驥之乘四與桃

林盜驪驪騶騶耳獻之穆王為

而徐偃王反穆王馳歸攻徐

此為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

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

身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趙宗益

六年伐霍伐魏伐耿滅之皆趙夙

上之霍太山為崇使夙召霍君於齊

饋獻公賜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

子從之

女妻重耳長女妻成子生盾重耳

公文公更以姬氏妻成子生同括嬰

至盾與其母既至姬以盾為才固

為內子文公二年克原問誰可守

至鉞而弗食乃以成子為原大

成子為卿讓於欒枝先軫

子為卿晉襄公六年成子卒盾

襄公卒宣子欲立文公子雍不克更

初靈公宣子脩明典法晉國以治賈季在

盾敦賢賈季曰趙衰冬之日也趙盾夏之日也

後而虐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宣子盛

歎其忠然不忍害而自殺公又伏甲而飲

使猛犬噬之其車右提彌明殺大戰而

宣子見而食之并以食遺其母者倒戈

子出奔族子年靈公弒之宣子未出山而復故

弒其君宣子乃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成公

子為公族餘子為餘子庶子為公行宣子請以括

已為旌也括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臣狄人

之宣子子莊子朔嗣

年莊子將下軍及卒子文子武嗣初嬰

十四年同括放嬰齊于齊莊姬

七年誅同及括武尚幼從姬

少畜於宣孟言於景公曰成

有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

韓厥告趙朔趙朔不聽遂殺

有遺腹走公宮生武朔友人程

善晉齊克有盡疾自巳死矣非景公之時也景公

史記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

左傳魯宣公八年亦晉

公八年亦晉

史記

晉景

公

朔

會其類皆不可信今大史公
之會其類皆不可信今大史公
十三年超將上軍平公十年遂
諸侯說之十二年會楚屈建及
兵楚人衷甲文子不與較楚不
爭諸侯貴之十七年復會楚公
子號文子於是年未五十老而語媮周
平公非改君也文子相之八年能以禮與信結諸侯
文子死晉逐衰景叔卒子簡子鞅嗣晉頃公九年簡
大夫于黃父謀納周敬王明年王入于周十二年
祁氏羊舌氏而分其邑晉公室由此益弱十三年
城汝濱遂賦晉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
譏之晉定公十年將盟衛侯簡子使涉佗成何往

耳二子按衛侯之手衛侯怒遂叛晉十一年魯陽
納而用之十五年簡子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
旨陽午許諾歸而父兄不聽簡子召午殺之趙穆
叛使藉秦園邯鄲荀寅范吉射午之姻也不與圍
重安千請之七月范中行氏伐趙氏之宮簡子奔
之韓不信惡寅魏曼多惡吉射荀躒嬖梁嬰父欲
寵於吉射亦欲作亂謀以嬰父代寅而以臯
侯曰君命大目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
之遂以君命伐范中行氏二子
請十二月盟而入梁嬰父惡董
公得晉國盍以其發難也討之
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
九年夏簡子帥師納衛世子蒯
蒯大敗之二

人寅吉射出奔齊趙遂有邲
邑俸於諸侯三十年晉會吳于
謂司馬寅曰日中矣大事未成
之長幼必可知也吳以越難不
于晉三十四年夏簡子伐衛齊
入其城簡子止之曰怙亂滅國者無後
其師乃還趙氏有直臣周舍舍死簡子每聽
大夫問焉簡子曰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
憂也晉之有姑布子卿者善相人簡子使相
將軍者至子母恤曰此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
大之所命雖賤必貴簡子因此盡召諸子與語母
告諸子吾藏寶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爭往無
日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

取也肯了於是知母恤果賢乃廢世子伯魯而以母恤為世

六年簡子卒母恤嗣魯哀公二十一年晉定公之

喪子除三
子母恤
與
伯魯
公定
公黃
子
實
弟
吳
王
則
簡
子
卒
襄
子
元
年
趙
襄
子
疾
侯
楚
三
年
喪
親
暱
之
極
也
襄
子
降
於
喪
食
楚
隆
曰
三
年
之
喪
親
暱
之
極
也
襄
子
曰
黃
池
之
會
先
主
與
吳
王
有
質
曰
廢
舊
業
而
敵
之
非
晉
之
所
及
也
吾
乃
使
隆
往
弔
馬
襄
子
姊
前
為
代
主
會
夏
屋
使
厨
人
操
銅
斗
以
食
遂
興
兵
平
代
地
其
姓
聞
之
泣
而
地名
之
為
磨
笄
之
山
遂
以
代
封
岳
伐
鄭
門
于
結

地名之為磨笄之山遂以代封

襄子由此怨知氏十七年知氏

公怒欲以齊魯伐四卿四卿恐

四卿分地見晉世家而六國年
晉哀公三年趙世家云襄子之
立之於年故於年表遷執其事四
分邑之年以晉世家為允

公荀瑶專決晉國之政四年請地

趙以圍鄭之怨不與瑶怒陰約韓魏將

蓋太史公以其父名政之耳而告之

地三家而吾獨弗與其移兵伐我必矣吾安居而可

炎曰夫董安子主之才且也世治晉陽其餘政教猶存

其必居晉陽襄子曰諾發車騎趨晉陽城郭府庫倉廩兵甲既

具而三家之兵至三月不能拔舒兵而圍之決晉水以灌其城

城不沉者三板城中巢居懸釜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禮益

曼唯意去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

守堤之吏決水以灌瑶軍瑶救水軍大亂三家交攻

而分其地史記趙世家曰昔秦繆公嘗如此寤將有所言

半簡子寤告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因言夢所見

奔晉陽原適見三人得竹書以遺襄子及取代皆兆於夢

白及武靈王胡服之事此皆戰國好事者所為雜說

共為上張孟談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

夫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

子娶空同氏生五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

成君代成君先死乃立其子浣為太

元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

亦趙地春秋傳襄子弟栢子逐獻

子立非襄子意乃殺其子而復

立史記中山事分散數處於此言

中山武公初立類始建國者於

樂毅傳言樂羊既取

中山武公西周相公
使其子不知實何自得
十三年城

立六年趙韓魏始立為諸侯追

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

烈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

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

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

言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君相趙於今

力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

三人及朝列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

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道然明日荀欣侍以選

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養無

使謂相國歌者之口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

史賜相國衣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

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

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立三年救魏于廩丘

四年魏敗我夷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

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九年

無趙救燕丁年與中山戰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

成中山又戰於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

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

三魏敗我蘭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

韓與我長子魏惠王與公中緩

之濁澤圍魏惠王六年中山築

王之元年也則為畢之圍當在

年表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

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

趙救之十三

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魏惠王十三年

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

河二十年魏獻公嫁因以為檀

二年魏拔我邯鄲二十四年魏

拔我蘭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緄

韓太子立是為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

惠王遇於冷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

天子六年晉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年

魏虜其公子印趙伐魏十五年起壽陵十六年

後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

谷不食下車謝蘇秦自燕來言六國約從以攢秦肅侯從

蘇秦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使秦東約諸侯十

不克秦以公孫衍為大良造說齊魏謀共伐趙以

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肅侯以讓蘇秦

而從約解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

城河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二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二

四年肅侯卒子武靈王立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

九年陽子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

信宮武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

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

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有其名乎齊宣王九

王後十一年秦惠文王弟穰王王九

至此五年趙猶不稱王然卒不

五國伐秦無功能於成舉欲陰

魏將雁之齊弗欲齊王令公孫衍以

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欲以

堅臣是以欲足

有死心若復攻

也臣已為足下使公孫衍說秦
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
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

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
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也蘇代亦
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如君之有

如則陰不可得矣君無構齊必攻宋齊攻宋
宋燕趙力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
有變則患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

以成取陰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万齊敗我觀
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齊破燕
子召公子職於韓以以為燕王樂池送之

公于平是為燕昭王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也十

一薩厲勇將軍趙莊楚想主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

二游大陵夢處琴而歌詩曰美人煢煢兮顏若
華命乎曾無我贏與曰王飲酒樂數言於夢想見其

六廣聞之因夫人內其女娃贏娃孟姚也甚有寵是為惠
王出九門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

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
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

番之地阻漳溢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
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

星兵之救奈何夫高世之名必
吾群臣皆不欲於是凡義侍王

卿用力少而功多無盡百姓之
議寡人奈

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愚
何疑於是遂胡服使王系緹告公
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國聽於君

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
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
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
事有所出而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善

為叔逆從

弟因貴戚者

使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

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敢竭其愚

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徇知之所居也万物財用之所聚也賢
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

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籠遠方

之月夔古之教易古之道益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

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

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

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

髮文身錯臂左衽鬪越之民也黑齒彫題卻冠絺絺大

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

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禮

司禮而教離况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

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

於求善也今叔所言者俗也

有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

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

之用求水居之

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
善善也係累吾民引水圍高微
先王醜之而怨不能報也今騎
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
實惡廢服之名以忘鄙事之醜非寡人之
恒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
加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
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趙文趙
趙後皆諫止王母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
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慮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
言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
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豐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
襲而王夏殷之裝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

多也且服奇者志至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
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至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

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
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
從事之變術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

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
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剪將車
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

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也合軍曲

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去使同裕

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

為惠文王

夫姓子也武靈
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

長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

臣之度使人追之而主父馳

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

王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

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

弗內楚王之未入秦也或謂主父曰三晉合

音離而秦彊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

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

亦天下之所明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

一長倚楚之智山東之愚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

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關矣今山

東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斃而歸其國於秦知不

矣能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關

周室甚懼寐忘之今南攻楚有惡三晉之大合也今其攻楚休

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王趾而見寡

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

韓梁之不以此必入於秦秦楚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

三晉今主秦之言而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

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

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彊有楚韓

上交秦禍安環中趙矣以彊

矣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

三晉相親相攻以銳師以戍韓

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也雖楚

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

計之也趙因

身不出楚王而

禮相之章素俊心三月其弟

壯而志驕黨公而欲大田不禮

有私乎小人輕慮淺謀見利

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

亦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無

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我也曰無變

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

難而忘吾恩思又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全負孰甚焉

曰死者後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

吾身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吾不敢失吾言也李兌曰諾子勉

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兌乃數見公子成與謀備田

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吾聞之姦

臣在朝

之歿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

而外若暴矯令為慢以擅一上之命不難為也禍且建國自今

以七者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

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從旁

宗室之禮曰吾子章北面屈於其弟心憐之初章嘗為

父得惠后之為不出考數歲生惠文王乃廢章而

地憐故太子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

沙丘異宮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

之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起

日不禮滅其黨章之敗往走主

官章死成兌謀曰章故圍主父

主父宮中後出者夷官人悉

月餘餓死沙丘官成為相號安

手城南行唐

齊秦自立為東
我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十
諸侯皆賀趙王往賀三反不
秦彊得安邑以制趙諸侯皆賀

於我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
才非其人也諒狼者韓士也大王可試使

而往至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安邑諸侯皆賀
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

無罪願大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報
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

歸矣諒狼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
王者有以今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奉王乃見使者曰

平陽君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
率諸侯攻邯鄲城下諒狼曰平陽君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

平陽君涇陽君也大王以孝弟聞於天下衣服之

角啗之糠於口未嘗一分華陽君涇陽君華陽君涇陽
下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目聞之覆巢毀卵而鳳皇

剖胎林矣而麒麟不至今使目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
唯不敢不行無乃傷華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

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厚遇之十二年
和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兵攻齊取靈丘

見樂毅以五國兵共擊齊齊王
復與趙擊齊齊人患之蘇厲

兵於韓秦誠愛趙乎
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

天下畏已

六年秦韓相攻
秦軍與下賜奢號為馬服

是為孝成王孝成王

手奉急攻之趙也

於齊齊曰必

有大臣彊諫太后謂左右復言

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

人而此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以

公后體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

臣食得無夜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

三四里少益者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

左師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竊憐愛之願得補

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欲諾年幾何矣對曰十

五歲矣唯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

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

父母愛子具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
遠也哀之矣已行非不思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

子孫相繼為三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趙

亦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

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

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挾重器而不及

言之也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

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

百乘負於齊齊兵出燕封宋人

善濟東三城令盧高平原

日置而將之趙奢謂平原君曰

殺將而求者

殺將而求者

為燕守上谷

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
將軍釋之僕已言三日許
豈茹所涉血之仇使平安君愚

無戰且安平君奚以趙之疆為

津壘車甲羽毛敝府庫倉廩虛乃引兵而歸耳
將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略如奢

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袈之衣乘飛龍
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

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
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

不能守之秦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
之趙惟知之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

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

懷吾德不請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
自以心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

其坐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
豈大乎豈可謂不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

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
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

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
使勝致命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

益爵三以吏民能相安皆
言不處三不氏也為主守地

我二矣賣主而食之
軍軍長平七年王信秦閒免

秦秦皆院

外說王請以

後秦嬖可合也王不聽與

秦趙為媾遂不告

秦反燕地趙以魏丘封楚相

楚將景陽以魏公子無忌皆

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

地於秦秦受而歸其君王赦卒十一年

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廢焚十

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燕王

歡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

其孤未壯可以也燕王從之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

將而三鄙御秦將而攻代廉頗樂乘為將破殺栗腹虜卿秦十

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十七年樂乘假相將而攻燕

延陵鈞率師從廉頗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

與燕以龍允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

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

襄王偃立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

走廉頗亡入細柳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

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太子質秦秦復歸之

太子質秦歸而世家不載其事載秦召

鉤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其

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

絕趙而即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

子信於王必厚割趙而贖城韓臯

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

抵將居正邑慶舍將東陽

與趙九年趙攻燕

子王遷立

表遷之母倡也嬖於

輕之王

北馬三年

牧武安君四年秦

徐樂以西北

年大民譏言曰趙

七年秦攻趙趙大將李

而免尚以趙忽及齊將顏

人徙遷房陵八年十月邯

立公子嘉為王王代六年秦進兵破嘉

戰國疆國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

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

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

魏以援國亦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

請諸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失矣積此三失以致

有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

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

三

古史二十一

後也畢公文王之子而封於武王左傳富辰言管蔡邠

輔節雍曹滕畢原鄩邠文之昭也太

不諸侯以在康王君陳既没康王乃命畢公保釐

封有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十六年趙夙為

霍耿魏滅之以魏封畢萬為大夫晉卜偃曰

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

叩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萬封十一

二二 曰武子釅從公子重耳亡十九

後且為戎 從侵曹曹僖負

貝負之 曰勞 不圖報於何

殺頡而舍釅以并之僑

一曰顯嘗敗秦師于輔

大王使養

平公初為
身擄于亂行莊子戮其
衣以順為武焉

冠將伏劍一跪而出親止之反

是年無終子嘉父因莊子納虎豹之皮

莊子請因而撫之以專力諸夏公從之

姓服楚鄭人來平以歌鐘二肆女樂二八

半賜莊子曰此和我之効也魏氏於是始有

三年莊子如佐下軍平公三年遷將下軍莊子卒

獻子事十公昭公頃公定公四世平公十七年獻子

為狄于太原獻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

以誘之大敗狄人頃公之世六卿益彊公室

樂以賂誅大夫祁氏楊氏而分其田為十邑獻子

大夫謂賈辛司馬烏有力於王室者也謂知徐

妻以餘子之不矢職者也其餘四人司馬彌牟孟

安皆受邑而後見獻子魏戊獻子之子也而晉人不

聞而賢之曰魏子必長有後於晉矣梗陽人有獄

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王以不賄聞於諸

公奈何二子退朝待於庭獻子召而饋之比置

封曰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故歎中食自咎

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

乃辭梗陽人定公二年合諸侯之

衛惠侯曰一以令大事必

而田以大陸馬卒於甯晉

五年趙鞅殺子中

行逐之而分

記中行之

且知伯之

不如與之將復請於他

曰善與之乃一邑一

曰彼請於韓韓與之魏若

亦與之乃家一邑一知伯喜復

怒陰結韓魏以伐之韓魏雖從知伯

及車魏也於是趙襄子使張孟談間說

以兵攻智伯殺之而分其地三家之圍晉

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郗疵

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

沒者三以耳曰竈生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

喜忘而有憂色非反如何明日知伯以告二子二子

其地城今日拔矣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背

人是郗疵為趙計使君疑我而解於攻趙也趨而

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知氏

徐廣曰世本文侯之元年則秦靈公韓武子趙

也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手圍欒龍出其民十

臨晉元三十七年樂羊將攻中山中山得其子懸

傾中山烹而潰之羹羊食之盡中山知其忍也

得心文侯以群臣賓客誇書三篋示之羊還

力君之功也他日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

大扶貝曰食其子其誰不食矣文侯由此

趙倉唐傅之居三年往來之使不通

乎擊曰願一久矣誰可者倉

虎好北犬乃一也倉唐緜北犬

子擊使者不謂於朝

以上有人又侯悅曰擊愛

曰唯唯如

自心然為之

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

國君無所疑之

衣則能勝之

詩何好曰好晨

彼辰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

白子之君以我忘之乎曰非敢也思君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曰

敢也思君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龍衣

時至太子發篋視之衣盡顛倒曰君侯召擊矣倉

其命也擊曰君命子以雞鳴至而衣盡顛倒詩不云

東方味

曰遠與具而近所愛非社稷之計也乃出少子擊

太子擊是歲西攻秦至鄭而還築

為諸侯文侯嘗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

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

悅謂子方曰不識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

為人耳士驕人則亡其國大夫驕人則亡其家窮

而安往而不得太子及文侯道子方之語文

子方而君且益親百姓益附自吾以武下

今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未得以智驕

不及古之人乎然文侯受業卜子

注西門豹字 邠河內補治任吳

理作並地力 然及平糶之

魏國國以富

也文侯由此得

與趙兄弟

身不敢從韓

也皆朝魏以此終文

問於李克曰此上言教

所置亦成則侯弟名成文二

不謀成臣在門之亦不敢當

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

勿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

後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

者問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

雅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所記目何負於魏成子

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目進西門豹君欲伐中

善已拔無使守之目進先生君之子無傳目進屈侯

璜士之子李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豈將比周以求

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

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

老矣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

子比乎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

子夏田于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

臣之子烏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

頃卒為弟子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

六年號山崩壅河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

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三

識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

勝奔魏與魏在邯鄲魏敗而去

魏之程也會使吳起

趙三分晉地後十

立是為惠王

韓謂韓懿

白銅杖上黨
七惠王元年韓懿侯與
敗遂圍惠王

利韓曰不可魏君人必曰

勿之魏分矣不強於宋衛則

悅以其卒夜去二年魏敗韓于馬

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

有臺九年公叔痤將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王

乃公大痤辭曰夫使士卒不崩擾者吳起之餘

決利害使士卒不迷者已寧嬰襄之力也臣何力

善於具素吳起之後賞田二十萬已寧嬰襄田各

半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

勸復益田四十萬為百四十萬與秦戰少梁

史記秦本紀及此皆云虜公孫痤耳惟趙世家
及秦魏韓年表皆云虜太子痤按孟子梁惠王

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齊之所虜則
未嘗虜魏太子凡史記言是年秦虜太子痤者皆

十公衣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書墜

真道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之君來朝十六年與

十侯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

鄆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

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

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二十八年中山君

使子擊守之矣今此云中三十年魏伐
復國也故後卒為趙所滅

田忌孫臏擊魏以救趙魏遂大興師

客謂公子理 傳曰何不令公

何德不成則 四十六太子年

兵戰必不勝 必禽

必立立必王矣太

必并莒則

太子曰諾將

名遠天不得矣太子之與齊人戰敗以馬陵龐

施而名之曰太子怨齊至死

女對曰不可一 仇王者得度而

於於度遠於計矣王固先屬怨於

宋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

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

心二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

公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惠王曰善乃使人下齊

且與許諾張田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與魏和

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方之眾而禽太子申臣万

秦楚諸侯之疾我者眾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

兵為齊患者必楚也田與女不聽遂納魏王與之並

西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後八年乃圍

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

鼻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

大梁三十二年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

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

由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

沂於外太子實上將死國空虛以羞宗廟

千里而來何以利吾國乎子墨子對曰王

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

失王何必曰 亦有仁義而已

者世 河公曰利三十六

惠王而天 言雪壤

為人子而以民勞

治犀首犀

楚并於楚山之尾

者先王亦必
留而扶社稷安

故也太子曰甚善使更擇日襄王元年與

王追尊父為惠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

圍以焦曲沃與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

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

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

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荀昂曰和情云紀

有魏惠成王子案大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

復歸秦哀王元年與五國共攻秦至函谷

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

立公子政為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

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

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

速伐甯新羊腸拔闕與約斬趙趙分為二

已迫亡將西 事於秦與其以

必終無窮成以尹丁諾如耳

見

見群臣一姓也夫

之二日而後更

留而扶社稷安

王追尊父為惠王

五年秦敗我龍賈軍

圍以焦曲沃與秦河西之地

六年與秦會應

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

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

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

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

荀昂曰和情云紀

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

復歸秦哀王元年與五國共攻秦至函谷

卒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

言世襄王而然哀王然則今二者魏襄王也

蓋無足疑又孔衍叙魏語亦無哀王蓋紀年失

復歸秦哀王元年與五國共攻秦至函谷

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

立公子政為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

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

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

其兵免成陵

皆歸于魏魏相田

曰田需曰君恐張

曰然相者必

用為君北必之昭魚曰奈何

謂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

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

相必大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

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

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

宋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

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

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

歸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

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三年與齊韓共

復與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

襄二十三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

闕二十四万六年秦約趙伐魏魏王患之芒卯

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弗有也今

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問之

也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

者曰止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

趙使曰做品

事大王者為

知也趙王恐

之士未大為之中

羊王屋洛林之地

上地也秦

無患因請

秦河東地方四百里

死罪雖然臣死則

臣為主責約公表之秦謂

以下大王 東擊齊也今

死人也雖然山東之士無復以利事王

不澹下兵也今以兵從矣卯并將秦魏兵

縣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

主為求帝月餘皆復歸帝稱王九年秦拔我新

滅宋宋王死我温齊湣王驕甚欲去孟嘗君孟

人為相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

人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

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

秦拔我兩城封弟公子無忌為信陵君二年

大梁下韓來救與秦温以和三年秦拔我四

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王

周訢謂王曰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王

而不止耶許綰為我呪曰入而不出請徇寡人

首猶鼠首也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

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

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

至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

止王支期曰吾始已諾應侯矣今不

長信侯諱 王即見長信

以臣為支期 不知也王

秦耶吾以 魏也支

安窮乎安貴乎

不行血賤

見之臣

上許應侯矣意雖道

主曰魏不以之割可謂

可謂不也 虜矣今魏期年

王不窮也且夫欲壘者段干子也王因

而王因使之授壘夫欲壘者制地欲地

矣且夫姦臣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

壘人不滅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

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革也對曰王獨不

臯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群臣而許

車何用智之不若用臯也王曰善然卒與秦南陽

以懷十年秦太子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鄴

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

十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

王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見秦王秦王曰丈人

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

魏之國也

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

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

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

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強二敵之齊

昭王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虞卿謂

王能以萬

都請殺范痤

魏曰爲我

以吾請獻

以痤因上

駢危謂

以痤死趙不與王地

以痤因上

一戰之有也

王而出之魏王

以君謂王秦與戎

誠也義苟有利而不顧親戚

故太后母 所以憂死穰侯

之兩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

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

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

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

向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

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一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

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

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

一發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安城

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策澤水灌大

一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

一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

南國雖無危魏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

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

一關二月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

一拔文臺階 一林林木伐麋

一陶之部 一至于闕所亡

數百秦乃在河西

鄭地無山河而

一從之不

以講識亡

兵皆識秦之欲

實以存韓而之故也韓必效

於與秦共 卑而又與強秦

而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上黨

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

如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

以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

文衛齊甚畏天下西向馳秦入朝而為臣

非鄆魏王使晉鄙以兵救之畏秦不行信

日齎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三十年秦兵伐

即魏率五國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

鬼太子或為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

計中也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

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

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東

此六世矣

安釐王魏之同姓信陵君之諫

魏秦而伐韓也固曰

有縮高者信陵君

則安陵者魏所封

君曰寡人

五百里之地

惠以大日小甚善

悅安陵因使唐

易安陵安陵君

子者以君

君逆寡人

而守之雖千里

居且曰公亦嘗聞天

子之怒伏兵以萬流血

王曰布衣之

怒也夫專諸之刺三僚也彗星

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鳥擊於

工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

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

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此寡人諭矣夫韓魏

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信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

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

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

足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

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已侵暴

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大

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

二吉

五

古史二十二

以相叔之後也

傳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拜曰其自相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故杜

言韓

相叔生莊伯莊伯之子曰武公弟曰韓萬晉郤

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殺之武公三十

年晉為大夫萬之孫簡事晉惠公惠公

簡視秦師簡曰師少於我闞士倍我不

敗秦人執之以歸簡曾孫子輿子輿之子

也趙盾言之於公以為司馬秦晉戰于

狄子戮之衆皆怒盾獨喜曰舉而

丁而禮之口也之終是心也

為司馬二十七年矣從

奉觴加刃以進幾

作六軍而獻子

之地曰

國饒則臣

澮以流其惡居

言御宗之渴乃饒角楚

帥皆欲單獻一與荀首

蔡既遷我 又怒楚戰必

行一卿為謀主師輒有功十七年景

及其母姬氏畜于公官分其田以與祁奚

及其田厲公六年獻子將下軍至日楚戰於

歸而殺三卻藥書荀偃執公而召獻子獻

亂卓公立獻子為政楚人伐宋獻子曰欲求得

遇於靡角之谷楚師畏之而還七年獻子

無息有廢疾將立之讓其弟宣子起以無忌掌公族

雖去位而荀瑩為上卿稟焉以從政卒以服楚而伯

命宣子將軍宣子願上趙武而佐之平公十一

居齊晉

靈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

諸侯之大夫會于澮淵魯叔孫豹歸語其大夫曰趙

文者必韓子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政

夫多貪貪若不早善韓子魯必病十七年趙

正也於諸侯至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

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旗與萬之子強曰非保家之主也弗臣齊

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

邪之 于賈人子產弗與宣子以玉與

克吾死 子好善而不

祁氏羊舌氏而分其邑

收賄而不能 宣子

之言皆信頃公

侯

名具甲中

仲之行將西

秦之欲伐生久矣今

此秦所禱祀而求

滿道路發信

言救韓

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矣為能聽我

以厚怨韓韓南交楚必輕秦其應秦必不

免楚國之禍也楚王曰善乃發言四境之內

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

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殺將以楚徇

大後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

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紹強秦之敵必為天

走韓非兄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

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秦今不行

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

血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十九年大破我岸門

二十一年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為

公仲日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

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矣

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之攻梁也張

魏折而入于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

皮氏魏氏對威王怒楚與魏大

言與韓其

善楚公恃秦

功與公相支也公戰

勝楚楚塞三川之

茂與昭魚遇於

必先

委國

失秦也自楚至

謂曰秦本怨惠王後

則楚屬雍氏公仲從

於丹陽宣惠

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

秦拔宜陽斬首六万秦武王卒六年秦

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與秦王會臨晉

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

公子嬰公子蟣風爭為太子時蟣風質於楚

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万在方

王築方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

之兵秦蟣風而內之其德公必矣必以

計蘇代謂秦太后弟平戎曰公叔伯嬰

嬰也公

嬰矢秦林

魏魏氏不敢

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

韓挾齊魏以圖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

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風竟不得歸

六年與齊魏共擊秦至丞谷秦與我河

太子各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

乃勇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

年與秦昭王

十四年與秦會兩周

封二十二年魏

曰事急矣公

曰未

無見王請今發
卒子相惠立行惠
王謂公子他他或作池

日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

楚不固信盟惟便是從韓之在我腹心之

予他曰王出兵臨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

走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王恐使

上黨以和令韓陽告上黨守靳黈曰秦起二

支土將入上黨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靳

擊瓶之智不失守器雖有王命臣請悉發守以應

死之韓門以報王王曰吾始以諾應侯矣今不

馬亭斬黈馮亭守上黨三十日陰使人請

荆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秦而願為趙請

兵攻趙十三年秦拔趙上黨擊殺趙

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秦二十二

十秦拔我成臯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

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相惠王卒子王安立

志使韓非使秦秦留非殺之九年秦當力王安

韓遂亡信陵之說魏王曰今韓氏以一女

皆二人所觀見而至漢氏太公不但

賢大夫如獻

趙氏之孤為天下之

祖皆周之王之後

其嗣于武王之

未足

種百穀以爲

古史二十三

之子也厲公之弟二人長曰相公林次
也再世立弟故厲公子不得立宣公二十
敬仲善於德不寇懼而奔齊實齊相公之十
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謗相公以為工正飲
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敬仲
之遇觀之否史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必在其

曰吉是謂鳳

其昌並于正鄉八

字亦知其辭之後

生文子

啓強來謂會斯

文子有二十共棄

高鮑氏共誅慶舍而

不食 戮栢子陰收

一以家量貨而以公量取山木

貽弗加於海故齊人皆疾景公而德陳

叔句言及齊故知齊之將為陳氏也十

彊幼孳施欲治其家高氏之老曰孺子長

大康我也栢子善於高氏乃皆授甲將攻孳氏施

將以厚高氏耳子姑止之栢子稽首曰頃

和之如初十六年或告栢子曰孳氏高氏

鮑國則亦授甲矣便視孳高則皆將飲

以出奔魯栢子與鮑氏分其室晏子謂

既而請老于莒景公之母穆孟姬為

齊之公族逐於孳高者栢子皆召

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與之凡公族之無

大為孤寡者私與之粟晏子言於景公以

之不作仁政以懷撫齊民而以禮止陳氏私施公

竟不能用故陳氏遂大栢子卒子僖子乞

怕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

不可不救乃使乞往救而輸之粟按左

大前比已屢伐晉 景公嬖少子荼使國負

公之僖子構高國於諸大夫共

之僖子卒子

壬簡公嬖闞止使

闞止因在管公而

已乃盡歸魯衛

齊侯之政皆

不割齊自安以

十三年晉伐鄭成

立邑以命顏涿

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

大國在敝邑之宇下今師不行恐無及

方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曰

敬齊乃還成子侍妾數十有子百餘人

後官後官以百數實客舍人出入者不

才人難周以謂田桓之為人雖大負裁居

有理今故不取史記成子卒子襄子盤嗣襄子

滅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

通使襄子卒子莊子白嗣宣公四十

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

襄子至太公三世相齊宣公宣公五

其先祀十五年魯敗齊平陸十八年太

會澤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

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太公立為齊侯

相公午立相公五年韓魏趙伐我至桑

年表皆書此事止此而已獨於此書秦魏

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

秦魏不救則韓且斷而入於魏不若救

秦魏之必救之是天以燕

秦魏之為得齊之救

秦魏之太史公晉王十年

百公卒子威丁四

王元年三晉

畢大夫而語

視即墨曰野

心以求譽也封之萬

使視阿田野

能之律耳蒞陵子弗知是子以

也是日亭阿大夫與左右嘗譽阿者遂起

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夫記於此言敗魏

國魏惠王其事甚詳齊初不與也是時於

自解則可以未撤與韓趙圍惠王也

年駒忌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

以及政事王善之見三月而受相印居期年封以

侯二十二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

寶平威王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小

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數奈何以萬乘

寶乎威王久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

或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

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

吾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

益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

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

遣孰與勿救駒忌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

河也可大魏氏并邯鄲其於齊

故不如南攻

計恃駒忌與田忌

將戰勝有則

駒忌言

田忌之人也

不吉乎一者

之遂率其徒襲臨淄

立元年秦孝

王知田忌為驪忌所賣乃忍而復

共擊魏戰不利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

與晚救驪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

女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

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

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

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因侍齊

而東委國於齊乃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

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

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

襄王會徐州以相王十年楚圍我徐

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

之士自驪衍淳于駘田璆接子慎到環淵

皆賜列第為上大夫子孟軻最賢以為卿比且不治

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

秦相張儀與諸侯執政會齧齒桑屋首立五

且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

且王齊謂趙魏曰羞

車重幣臣請

廢中山之王將與

敬王猶上驪也

也非齊

於為趙魏

如憎同互愛者同視

王而憂在負海致

是君臨中山

多言燕中山之君父矣難

召中山君而許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

齊着與中山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

其兵也豈若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過哉

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中山與

不通中山之使曰我乃乘之國也中山百乘

卜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

君曰齊強萬乘之

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

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

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

中山而成其王公欲之乎藍諸君曰

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

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

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曹且危夫割地

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

道地不虧兵不用而中山可廢也王必曰

重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

聞焉耳君苟舉趾

齊之辭云中

王亦絕之是中山

若自是則必重矣

也齊以

分往果以

中山中山王

宋攻魏敗之觀澤

燕太子平與其將

謀救韓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

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

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

韓潛王因令章子將王都之兵因此地之眾以

之皆死齊遂虜燕眾毀其宗廟遷其重寶將

服諸侯皆謀救燕乃止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

王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急使楚利

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

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

之兵無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遂

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

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

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

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

韓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

乘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

川代楚韓以窘魏魏

可曰秦韓欲地而兵

不矣魏氏轉秦韓

付一大德

王入秦秦分因芻之
去攻秦求出楚懷
年魏河外以和兵器

王與相薛文謀歸橫立
也趙滅中山三十四年田甲劫湣王王

去已而知文無謀召之文遂老居薛三
王為西帝蘇代自燕入齊見於章華東

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
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願

甫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
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

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
王曰

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
帝則天下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
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而

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
梁門不開釋帝以伐桀宋國重而名

之舉也以敬秦為名而使天下憎之
王熟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

上謀勸齊伐宋以弊齊因謂湣王
天皆地歸諸侯之
不義而王不伐名
也與其得百田

湣王曰

必西

七此韓且馬之所

言何也對曰天下

乘之國自輔不西

善齊者也伏或結鞅東馳者未

不欲齊秦之合也何至楚之智而

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

宋三覆宋兵宋王出亡死於温齊南割

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

其甚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出奔魏三十

一年燕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

入臨淄盡取齊之寶

王斲之檀衢故百姓不

皆故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

及燕兵至使向子將而應之軍破向

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湣王不與

俾君辟官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孫

有驕色鄒魯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

曰昔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

地博之間地圻至泉王知之乎王

則聞其聲王知之

也地圻至泉者地

告矣而王不

分齊之

及其

野燕

人多高子之義
吾且屠畫邑蠟曰

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

生而無義固不如意遂自經

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

諸子欲立之滑王之死也王子法章

史噉家灌園太史噉女奇其狀兒以為

以與私通焉淖齒既死莒中人推求

為襄王以保莒布告齊國中曰王已

即墨未下田單堅守即

魚軍迎襄王於莒又臨菑

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

氏女為后是為君王后

嫁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

王建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

劫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

下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

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

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

國威卻強秦不務為

趙長平四十餘萬

秦伐邯鄲何也

之柱也

國趙和
車齊有此勢不能
之亂惡楚秦欲取

言秦王曰秦王欲楚不若

何楚以資固於齊也齊見秦

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

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

受固於齊齊秦必不合則王重矣王欲

王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

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

年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

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

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

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邪為王

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

即墨大夫即入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

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

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鄢郢

數王收而與之百万之眾使

立秦國可亡夫舍南

以馳誘齊王約與五

秦勇王建趙之

考

齊間金侯質客

脩攻戰之備不助

卒入臨淄民莫敢

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攻秦

孫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

以拒秦此一時良筭也公孫衍一說齊

以壞衆志之不一其勢固難成哉然

能支者彼韓魏趙楚與秦壤地相

勢一矣如燕齊負海前有四

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

遂滅諸侯乎然漢言方

生王與破燕未逞其欲不暇及

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

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王死李

俚能自定而秦兵至趙王遷信諛說以

發信陵韓王安制於韓玘燕丹私

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矣而

圖書



